

蜀山劍俠傳

漓江出版社

禹令金戈

還珠樓主著

邵邱凌建標點



禹令金戈



• 蜀山剑侠传 •

禹令金戈(下)

还珠楼主 著

邵邱 凌建 标点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2 字数 311,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册

ISBN 7-5407-0377-6/I·285

定价: 5.50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图解勤参 寸心通妙谛 飞云可捉 咫尺误仙缘	(1)
第 二 回	阻险窜荒山 落网穷途仙乡何处 兴亡说古国 尺刀寸弩殷鉴空悲	(14)
第 三 回	疾老成 樵人初窃位 拯生灵 侠女再除妖	(41)
第 四 回	云腾鹤举 飞剑斩毒虺 电掣雷轰 神光歼巨憨	(71)
第 五 回	灵根不昧 再世修真 狭路逢仇 初番涉险	(135)
第 六 回	偷秘籍 密炼花煞罡 聚阴魂 暗设玄牝阵	(158)
第 七 回	一簣亏功 桥陵失宝 决旬有难 古墓羁身	(187)
第 八 回	探地穴 侏儒建奇勋 斗妖尸 仙童消隐患	(205)

第 九 回	功成一击 金菩提暗藏白眉针 计斩双凶 太虚鉴巧制九疑鼎	(235)
第 十 回	照影视晶盘 点点神光散花雨 先声惊鬼物 琅琅梵唱彻山林	(256)
第 十 一 回	月夜挟飞仙 万里惊波明远镜 山雷攻异魅 千峰回雪荡妖氛	(274)
第 十 二 回	大地焕珠光 念悔贪愚 始悉玄门真妙谛 法轮辉宝气 危临梦觉 惊回孽海老惊魂	(305)
第 十 三 回	巨掌雀环 神光寒敌胆 皓戈禹令 慧眼识仙踪	(327)
第 十 四 回	毒雾网中看 岩壑幽深逢丑怪 罡风天外立 关山迢递走征人	(352)
第 十 五 回	念切蒸尝 还乡求嗣子 舌如簧鼓 匿怨蓄阴谋	(405)
第 十 六 回	射影喷毒沙 平地波澜飞劳燕 昏灯摇冷焰 凉天风雪失娇妻	(427)
第 十 七 回	雪虐风饕 凄绝思母泪 人亡物在 愁煞断肠人	(448)
第 十 八 回	悔过输诚 灵前遭惨害 寒冰冻髓 孽满伏冥诛	(474)
第 十 九 回	隔室庆重圆 悲喜各殊遗憾在 深宵逢狭路 仇冤难解忒心惊	(498)
第 二 十 回	地棘天荆 阴遁难逃惊恶妇 途穷日暮 重伤失计哭佳儿	(520)

第二十一回	临命尚凶机 不惜遗留娇女祸 深情成孽累 最难消受美人恩	(545)
第二十二回	宝镜耀明辉 玉软香温情无限 昏灯摇冷焰 风餐露宿恨何穷	(578)
第二十三回	强欢笑心 凄同命鸟 苦缠绵肠 断可怜宵	(608)
第二十四回	国士出青衣 慷慨酬恩轻一击 斋坛惊白刃 从容雅量纵双飞	(626)
第二十五回	旧梦欣难温 为有仙缘祛孽累 更生迎如愿 全凭妙法返真元	(637)
第二十六回	披毛戴角 魔窟陷真娃 惩恶除奸 妖徒遭孽报	(666)
第二十七回	照怪仗奇珍 冷冷寒光烛魅影 行凶排恶阵 熊熊魔火炼仙真	(702)
第二十八回	玉貌花娇 奇艳千般呈妙相 邪消正胜 传音万里走妖娃	(737)
第二十九回	大熊岭魔 火化蓝泉 三柳坪神 针诛黑丑	(758)
第三十回	彩幔横江 禹令神蛛收异宝 奇辉焕斗 金轮火剑胜妖尸	(785)
第三十一回	魅影爆冰碑 点点神光散花雨 佛灯飞圣火 芸芸幻境化金蛛	(812)
第三十二回	玉艳香温 秘戏花阴调鬼子 山鸣地叱 神雷天降荡妖氛	(851)

第十六回

射影喷毒沙 平地波澜飞劳燕
昏灯摇冷焰 淤天风雪失娇妻

话说萧逸在树后闻言，方悟晚秋屡次为内弟劝婚之由，大为骇异。当时怒气填胸，几乎急晕倒地。还算是为人深沉，心思细密，强忍悲愤，径自回去，并未发作。这疑心一转到家丑上面，想起平日他姊弟行径，自然无处不是可疑之点。偏巧这日所有门人俱往崔家赴宴，只欧阳姊弟在家。萧逸存心窥探，轻脚轻手，掩了进去。正赶上欧阳鸿坐在床上，抱着病儿拉屎。儿病日久，肛门下坠，欧阳霜用热水温布去拭。两下都忙着病儿，无心顾忌，姊弟两人的头额，差不多都碰在一齐。如在平日，原无足奇，此时见状，益发愤火中烧。萧逸心想他姊弟亲密，成了习惯。再加身为村主，顾恤颜面，过耳之言，事情还没有看真，万一冤枉，岂不大错？又顾恤着病儿，依然强自按捺，问了问病儿，便自坐下。细察他姊弟二人神情，似极自然，暗骂：“狗男女，装得真象，且等我儿病好再说。如若晚秋的话出于误会便罢，只要真作那淫贱之事，我再要你们的狗命好了。”

可怜欧阳霜身已入了罗网，连影子都不知道。由此萧逸便在暗中留神考查，除欧阳霜姊弟情厚外，并看不出有什么弊病。到底多年夫妻，又极恩爱，当时虽为谤言所动，怒火上升。日子一久，渐渐也觉事似子虚，乃妻不会如此无良无耻，心里有些活动起来。欲俟儿愈之后，问明爱妻内弟是否他的娘家兄弟，再去质问晚秋一回。以自己的智力，总可判出一点虚实。又过两日，儿病忽然痊愈。萧逸因爱妻多日劳累，等她养息了几天，再行发问。欧阳霜从来没在丈夫面前打过诳语，只为一念因循，没有明告，心中早已忘却。吃萧逸突然一问，羞得面红耳过。当时如把表弟过继，以及延不吐实的话实道出来，也不致惹下那场祸事，偏是素常受了丈夫宠爱惯了的，不肯开口。萧逸问时又没说出自旁人口内，只说看她姊弟相貌并无相象之处，料她决非自家骨肉等语。欧阳霜原以为此事，只有晚秋和萧元夫妻知道，一是知己姊妹，一是有把柄在自己手内，平日巴结还来不及，怎敢惹自己的烦恼？微一定神，没好气答道：“鸿弟原是叔叔眼前的，一子承挑着两房。我爹爹从小就在你家，你又不是不知道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常言道一娘生九子。同是一母所产，相貌都有不象的，何况不同父母？我回家乡时和你说过，寻的是我家亲友，你这话问得多奇怪！”萧逸见她急得颈红脸胀，认是心虚，失了常态。不觉又把疑念重新勾起，说道：“你上年从家乡回来，曾和我说过令弟是令叔之子，这个我原晓得。要问的是他究竟是不是令叔亲生，还是外人？”欧阳霜一时改不过口，心里再一生气，不暇寻思，也没留心丈夫神色，脱口答道：“外人我怎会千山万水接到这里来！接承我家宗嗣，难道还会是假的不成？”萧逸听她如此说法，人言已证实一半，心里气得直抖。因未拿着真赃，表面依旧强忍，装笑答道：“我不过偶然想起的无心发问，你着急怎的？”欧阳霜口

头虽强，终觉瞞哄丈夫有些内愧，几番要把真话说出，老不好意思。过了一会，见丈夫不提，也就拉倒。

第二日，夫妻二人率众门徒在平台习武，萧逸留神察看欧阳霜姊弟神情。欧阳霜又因儿病，许久没有问及兄弟武功进境如何。一上场，姊弟二人俱在一起，指说习练，没怎离开。萧逸越看越不对，本已伤心悲愤，蓄势待发。练完人散，晚秋忽然要请萧逸写两副过年的门对，萧逸推说连日情绪不佳，好在过年还早，无妨改日再写，晚秋说：“纸已带来，懒得拿回。你是一村之主，年下独忙，难得今早清闲。这纸还是霜妹上年带回，不愿叫你崔大哥糟踏，特地找你，怎倒推辞起来。”说完拉了欧阳霜，先往书房走去。萧元夫妻也装着看写字，跟了进去。萧逸无法，只得应了。大家进到书房中落坐，欧阳鸿正忙着在磨墨，晚秋忽然笑指床角小箱对萧逸道：“这么讲究一间书房，哪里来的这只破旧竹箱，还不把它拿了出去。”萧逸从未见过那口小箱，便问箱从何来，怎么从未见过？欧阳鸿忙红着脸说：“是我带来之物。前日才从山上阁亭内取下，也知道放在这里不相宜。因里面有两本旧书，意拟少时有暇，清理出来，再行检阅。今早忙着用功，还没顾得。”晚秋便道：“我只说鸿弟习武正勤，谁知还精于文事。何不取将出来，给我们拜读拜读？”萧元也从旁怂恿。欧阳霜知道兄弟文理还通顺，也愿他当众显露，以示母族中也有读书种子，朝兄弟使了眼色。

萧逸物腐虫生，疑念已甚，见内弟脸胀通红，迟不开箱，乃姊又递眼色，错会了意疑是有弊病，便板着脸说：“崔表嫂要看你窗课，还不取将出来。”欧阳鸿面嫩，经姊夫这一说忙答道：“这箱子钥匙，早在途中遗失了。”话未说完，萧逸微愠道：“这有何难，把锁扭了就是。你没得用，我给你找口好的。”欧阳霜见乃夫从昨日起神情已是变样，还以为多年夫妻从未口

角，问话时顶了他几句，遭他不快。及见他对兄弟辞色不善，大改常态，当着外人，扫了自己颜面。不等箱子打开，赌气立起转身就走，回到自己卧房中去。

此时萧逸把奸人谗言信了八九，素日夫妻深情，业已付诸流水。极力压制着满腔中的怒火，含忍未发，哪还把心头爱宠看成人样。晚秋、萧元原是私往阁亭，见竹箱已被欧阳鸿取回房去，又看出晨间萧逸疑忿情景，知道时机成熟，萧逸夫妻中了阴谋，竹箱必在书房以内。特借春联为由，覷便举发。因已隔了数日，先还不知竹箱被人打开也未。及至进房定睛一看，箱锁依然，钥匙早被魏氏盗走，必未开过，否则箱子不会仍存房内，不由心花大放，一意运用奸谋。欧阳霜负气回房，正中二奸心意，哪里还肯拦阻？明知箱子一开，萧逸必会发现情私。萧逸为人深沉多智，好胜心强，须要始终装着不知，使其暗中自去下手，方能制她姊弟二人死命。如被发觉有人知道此事，必代欧阳霜遮掩，心中只管痛恨切骨，暂时决不伤他姊弟。须候事情搁冷，人无闲言，再用巧法暗算二人。事情本是假的，聪明人只瞒得一时，旷日持久，万一奸谋败露，不特徒劳无功，自己反倒惹火烧身。跟打毒蛇一样，不打则已，只一下手，就非立即打死不可！但见欧阳鸿诺诺连声，走了过去。萧逸一双眼睛却钉在箱上，装着行所无事，偷朝萧元使了个眼色，笑道：“我的事倒烦舅老爷磨墨，真太不客气了！他已磨了好一会，请表哥代我磨两下罢。”萧元知旨，跑向桌前，面朝外面，磨起墨来，同时晚秋又作失惊，奔过去道：“请你磨慢一些，留神沾了我的好纸。”萧元连说“不会”。

二奸正搭讪间，欧阳鸿已把锁扭开。萧逸首先入目的便是欧阳霜昔年自绣，自诩手法精工，认为佳绝，自己也常时把玩，后来穿着回乡，不曾再见的那双鞋。断定与欧阳鸿私通，赠与

把玩的表记无疑，不由怒火上升。正待猛下辣手，向他打去，急中转念，一看晚秋和萧元正在磨墨说笑，全未留意此事，忙伸手拿起箱中一叠本子，往地下一掷，说声：“好脏！”跟着脚一拨，将箱子拨入床角。晚秋已闻声走来，说道：“鸿弟的大作呢！”萧逸勉强说道：“这不是么！”晚秋听出他说的话都变了音，料是急怒攻心，气变了色。忙就地上拾起那两本窗课，装着翻看，头也不抬，口中问道：“箱中还有甚好书？就这一点么？”萧逸抢答道：“他也没个归置，剩下几本旧经书乱放在里面，没什么可看的了。”说罢，坐在那里，勉强定了定神，仍装着没事人一般。晚秋略为翻看，口中带笑说道：“倒也亏他，墨汁已浓，你代我写罢。”

萧逸不愿家丑外扬，更不愿把笑话露在晚秋眼里，闻言走过便写。快要写完的当儿，萧逸本意人走以后，先用家传辣手内功，先暗伤欧阳鸿，再去逼死欧阳霜。也是欧阳鸿命不该绝，开箱之时，闻着一股生平最怕闻的霉腐气息，刚把头一抬，萧逸的手早抢伸下去抓了两本书，把箱关上，踢入床下。箱子太大，不容两人并立同捡，姊夫一俯身，自然连忙避让。仿佛瞥见箱角，似乎花花绿绿塞着一样东西，不似自己原有。心中无病又未看清，少年人好胜，见晚秋拾起窗课在看，只顾注意晚秋褒贬，姊夫变脸失色之状，通未察觉。后来写字牵纸，欧阳鸿又被晚秋抢在里头，只好站在旁边看着，渐觉出姊夫今日写字，好似非常吃力，头上都见了汗。手因用力过度，不时在抖，可是笔尖所到之处，宛如翔凤飞龙，各展其妙。还以晚秋所托，格外用心着力。哪知姊夫中了奸谋，内心蓄着悲痛，强自按捺，把满腔无名火气，发在笔尖之上，少时写完，人一走便要他的性命。正暗中赞赏间，忽觉腹痛内急，不等写完，便去入厕。

萧逸一心两用，勉强矜持，哪敢拿眼再看仇人来逗自己火气，并未觉察。写完缓缓放下了笔，坐在椅上，见晚秋和萧元将写就的对联摊放地上，以俟墨干，才觉出欧阳鸿不在房内。举目一看，果然不知何时走开，心中一动，几乎又把火发。暗忖不好，忙又强压下去，勉强笑道：“今日的字，用力不讨好吧！”二奸更是知趣，仍装铺纸，鉴赏书法，头也不抬各笑道：“你今天写的字真如千峰翔舞，海水群飞，奔放雄奇，得未曾有。仿佛初写兰亭，兴到之作。早知如此，真悔不多取点纸来请你写呢。”晚秋又道：“你看笔酣墨饱，还得些时。天都快近午了，今天小娃儿没有带来，想必等我回吃午饭。暂放在此地，少时再来取吧。”萧逸原恐神情泄露，也在留意二奸辞色，二奸都在俯身批评赞美，迥非觉察神气。心中还在暗幸，闻言假意答道：“就在我家同吃好了，何必回去。这不是一样，难道非和崔大哥举案同食么？”晚秋估量萧逸装得必定象，才抬头望着他，嫣然一笑道：“我没的那么巴结他，不过怕娃儿盼望罢了。你不说这话还可扰你一餐，既拿话激我，我才偏不上套呢。”萧逸强装笑脸，又故意留她两次，晚秋终于和萧元告辞而去。

萧逸送到门外，见已下山，不由心火大张，怒脉愤起，以为欧阳姊弟知道奸情败露，必在房中聚语。忙步冲进卧室一看，欧阳霜独坐榻前，正在发呆，面上似有泪痕。欧阳鸿并不在内。恐赃证失落，忙又回到书房开箱取出那双花鞋，藏在怀内。奔回房去，人已气得浑身抖战，走向对榻椅上一坐，先是一言不发，强忍心气，重思如何处置奸夫淫妇，才算妥善，不致传扬丑事。坐不一会，欧阳霜本因丈夫当着外人对兄弟辞色不善，赌气回房。想起兄弟那么听话知趣，如非母族寒微，何致如此？继而丈夫怒冲冲进房，没有定足便走，一会去而复转，方

想问他何事连日如此气盛。猛抬头一看，丈夫脸都变成白纸，嘴皮都发了乌，目射凶光看着自己。竟是多年夫妻从未看到过这样暴怒凶恶之形，不禁大惊。腹中幽怨吓得去了个干净，疑心村中出什么变故，连日辞色不佳，或由于此。她不但气消，反倒怜爱担心起来。忙走过去抚着丈夫肩头，刚想慰问，口才说了个“好”字，萧逸实忍不住，将她手一推，站起身来，急匆匆先把室门关上，咬牙切齿，颤声说道：“那小畜生到底哪里来的？姓甚名谁，快说！”欧阳霜一听，还是为兄弟，见丈夫神色不对，不料有人拨弄，还没想会疑心到奸情上去。外人入村，本干例禁。必是连日有人说了闲话，以为丈夫怪他恩爱夫妻不该隐瞒，只得正色答道：“他实是表弟吴鸿，从小过继叔父面前。”言还未了，只听萧逸低喝得一声：“好不要脸的贱人！”跟着一掌打下。

欧阳霜不意丈夫骤下绝情，心胆皆裂，仗着一身武功尽得婆娘二家之传，手疾眼快，只肩头扫着一下，没被打中，忙忍痛喝道：“一点小事，你怎如此狠毒！要打听我说明白。”底下打字没出口，忽见丈夫怀中取出一双自己穿的旧鞋，往地下一扔，低喝道：“不用多说，真凭实据在。容我用重手法，点伤你两个狗男女的要害，慢慢死去，免得彼此出丑。”随说伸手便点。

可怜欧阳霜这时才听出丈夫是疑心她姊弟通奸，真是奇冤极苦，悲愤填胸，气堵咽喉，泪如泉涌，一面还得抵御丈夫辣手，哪还说得出一句话来。两人交手，都怕外人听去，连几个回合，欧阳霜本领原不在丈夫以下，无奈一方是理直气盛，早已蓄势待发，必欲置之死地，锐不可当。一方是冤苦莫诉，心灵受了重伤，体颤神昏，气力大减，又怕误伤了丈夫，不由得便相形见绌。眼看危殆，忽听门外有人敲门之声。萧逸方停了

手，倾耳一听，竟是爱子萧珍在村塾中放学回来，见一岁多的小弟妹被人抱在山脚晒太阳，接抱回家，在外敲门，爹妈乱叫。回视欧阳霜业已喘吁吁，花容憔悴，泪眼模糊，晕倒榻上。想起多年恩爱，和眼前这些儿女，不禁心中一酸，流下泪来。因爱子还在打门直喊快开。两小儿女更是嘻嘻哈哈，高喊爹妈不止。忙定了定神，开门出去一看，萧珍一手一个，抱着两个玉雪可爱的两小儿女，走了进来。抱儿女的佣人跟在后面，正由平台往门里走进，忙道：“你们自去厨房吩咐开饭，与娃娃们吃吧。大娘子有病，不用进来了。”话才脱口，两小儿女早挣下地来，各喊了声：“妈！”看见母卧床上，神气不佳。兄弟三人，一同飞扑近前，小的爬上身去，大的便焦急去问着：“妈怎么了？”欧阳霜心想暂时说必不听，非苟延性命，这冤无法洗清。那造谣之人，也无法寻他算帐。见他顾恤儿女，率性把两小儿女一搂说道：“心肝儿呀！妈被坏人所害，就要死在那狠心猪狗手里！快来吃一口离娘乳吧！”说到伤心处，也不禁失声哭了起来。

萧璇、萧璫两小兄弟，才只两岁不到，尚未断奶。村人俱是自家人，无从雇用乳媪，小孩虽有人带，奶却自喂。到了晚来，更非与母眠不可。虽然幼不解事，见娘如此悲苦，母子天性，自然激发，益发“妈妈妈妈”大哭起来。萧珍幼随父母练就一身武功，性情刚烈。闻言悲愤填胸，伸手将眼泪一擦，怒冲冲纵向墙头，摘下乃母常用的宝剑，急喊妈妈，那恶人是谁，快说出来，他敢害妈，我杀他去！欧阳霜知道儿子脾气，事未断定，如何肯说。萧珍连问数声，见母只是悲泣不答，父亲又眼含痛泪，沉着脸坐在一旁，垂头叹气，不作一声，好生焦急，低头一想，忽喊一声：“我知道了！”跳起身来，开了门便往外走。

萧逸见状大惊，连忙喝止时，欧阳霜也恐他冒冒失失，闹出乱子。早从床上纵起，将他拦住喝道：“妈有清白之冤，你一个小娃娃知道什么？还不与我站住！”萧珍急得乱进哭道：

“坏人要害妈妈，爹不管，妈不说。我想舅舅总该知道，打算问明再去。又不许我，反正谁要害妈，只是拚着我一条命，不杀了他全家才怪！”欧阳霜道：“乖儿子莫着急，现在你妈妈事没水落石出，还不愿就死呢！你忙什么？难道你爹害我，你也杀他全家么？”萧珍人本聪明，因双亲素日和美，从来不曾口角，没想到二老会反脸成仇，闻言先顺嘴答道：“我知爹爹待妈最好，决不会的。”一言甫毕，偶一眼看到乃父，满脸阴郁愁惨之相，猛想起妈今日这等悲苦，受人欺负，爹怎毫未劝解。适才好似对妈还说了句气话，迥非往日夫妻和美之状。不禁起了疑心，忙奔过去问道：“爹，娘说你害她，真有这事么？我想不会有的！爹是一村之主，谁也没爹本事大，为何还让人害我的妈？你也不管！那坏人是谁，儿子与他誓不两立，爹你快些说呀！”萧逸自然无话可答，嗣见爱子，至性激发，急得颈红脸胀，两臂连伸，筋骨轧轧直响，泪眼红突，似要冒出火来。如知母仇，势必百死以报，不禁又怜又爱又伤心。迫得无法，只得怒目指着欧阳霜道：“你问她去！”

萧珍见双亲彼此推诿不说，不由急火攻心，面色立刻由红转白。正要哭说，忽然房门启处，欧阳鸿走了进来。萧珍心情一松，刚喊了一声：“舅舅来得正好！”萧逸已怒火中烧，喝声：“珍儿且住，我有话说。”起身迎上前去。欧阳霜知道丈失必下毒手，乃弟决无幸理，见势不佳，不暇再顾别的，急喊：“鸿弟，还不快寻生路，你姊夫要你性命！”跟着人也抢纵上前。

欧阳鸿原因出恭回来，行过餐房，见只一带小孩的女仆在

内，饭菜已然摆好，姊夫、姊姊、外甥辈，一个未到。山居俱是自己操作，有那随隐仆婢多分了田业，自去过度，萧逸虽是村主，只有二三名轮流值役。除每早习武时人多外，平时甚是清静。欧阳鸿问知大人小孩俱在房内，疑心二外甥又患了病，忙来看视，并请用饭。见房门半掩，又是哭声。一进房，首先看见姊姊、外甥俱是满脸急泪，面容悲苦，甚是惊异。他方要询问何故伤心，忽又见姊夫由座上立起，面带凶煞之气，迎面走来。接着便听姐姐急喊自己快逃，事起仓卒，做梦也想不到乱子这大。乃姊的话虽是听得逼真，因是心中无病不知为何要逃，只顾惊疑。微一怔神的工夫，萧逸安心要用传家辣手点伤他的要害，早把力量暗中运足，低喝道：“大胆野种！丧尽天良！竟敢欺我！”随说猛伸右手，朝欧阳鸿胸前点去，这一下如被点中，立时伤中心腑，至多七日，必要气脱而死。

幸而欧阳霜防备得快，知道这手厉害难敌。也不顾命的运足全力，纵身上来，仍用萧氏秘传解法，右手一托乃夫的右手，紧跟着丁字步立定，闭住门户。就势从乃夫身后，用大擒拿法将左臂筋骨一错，连左手一齐制住。萧逸气力虽较高强，毕竟夫妻恩爱，相处已惯。一意寻仇，全神贯注，惟恐仇人不死，又是气昏了心，没防备乃妻会挺身急难。欧阳霜又尽得娘婆二家之传，深明窍要，冷不防反吃制住，拚命想要挣脱，身落人手，已是力不从心，又羞于出声叫喊，只气得咬牙切齿，哼哼不已。欧阳霜勉力制住丈夫，见兄弟还在逡巡开口忙喝：

“鸿弟，你我俱为奸人所害。你姊夫信谗入骨，无可分辩，必欲制死我们。此处你万难存身，你如是我兄弟，着速从后崖翻山逃走。他因爱惜颜面，见你一走，再立时弄死我，难免招人议论，可留我多活些日，有些一年半载，我自能查出仇人奸计，还我清白，也留我家一线香烟。如不听话，妄想和他口头

分辩，你我日内必死他手无疑了！”欧阳鸿见状，料事紧急，又是惶恐，又是伤心，悲声说道：“姊姊既如此说，不容兄弟不走，但我自问并无过失……”还要往下说时，欧阳霜不住咬牙急催快走，多说无益有害。欧阳鸿实逼处此问道：“我也不知姊夫何故如此恨我？此去一年之内必来领死，并报奸人之仇。此时为了家姊，暂且告别。”说完把脚一顿，飞身往外纵去。出门之际，犹听乃姊催走之声。祸从天降，心如刀割。意欲权遵姊命，翻崖逃出村去，候晚再行入村探听虚实，毕竟为了何事，夫妇成仇，再作计较。且不说欧阳鸿此行另有遇合，因祸得福。欧阳霜见兄弟逃了毒手，心想一不作二不休，率性等人走远，再行放手。又隔了一会，委实支持不住，才把丈夫错骨法解了。萧逸自是怒不可遏，就势一挥，欧阳霜便跌倒地上，忍泪强说道：“现已留得我家香烟了，你杀死我好了！”萧逸低声怒喝道：“你以为我如你的愿，放走小杂种，便可饶你多活些时么？”随说，怒冲冲抢步上前，刚一把将欧阳霜抓起。萧珍忽然急跑过来哭道：“害死我妈的，当真是爹爹么？”一言甫毕，二次怒火上攻，一口气不转，一跤跌倒在地，面如土色，晕死过去。床上两小兄妹，因见舅舅进房，刚止泪下床，意欲索抱。忽见父母都动了手，吓得站在一旁呆看，也忘了再哭。此时见妈被爹打倒在地，哥哥又复倒地，一害怕“哇”的一下，跌跌踉踉跑将过来，一跤跌倒在乃母身上，抱头大哭不止。

萧逸纵是铁打心肠，也不能再下手了。又一寻思，此时弄死了她，确是不妥。何况大的一个儿子，天性至厚，哭也哭死。小的两个年纪太幼，以后无人领带，每日牵衣哭啼索母，如何能受。大的更是目睹自己行凶，难免向人泄露，岂不把脸丢尽？念头一转，杀机立止。忙奔过去一把先将萧珍抱起，用